

爱伦·坡 幽默小说集

曹明伦 译

Tulips 郁金香译丛



四川人民出版社

Tulips 郁金香译丛

爱伦·坡 幽默小说集

曹明伦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成都



XTSY0497658



I712.44
37

(川) 新登字 001 号

I 712.44
37

责任编辑：韩 波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何 华

Edgar Allan Poe

THE TALES OF HUMOUR

本书根据美国 Running Press Book Publishers
1983 年版 The Unabridged Edgar Allan Poe 选译

爱伦·坡幽默小说集

曹明伦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冶金部西南地勘局测绘制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印张 6.75 插页 4 字数 157 千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995-6/I·605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0.00 元



主编絮语

杨武能

按照构想，“郁金香译丛”该是一个世界文学小文库。它将选收除我国以外的东西方文学名著，而且还要力争都是一流的佳作。

篇幅方面，考虑到当今人们大多余暇有限，则着眼于小，也就是说每一本都争取不超过 15 万字。因此，译丛中除中短篇的全译，也会有一些精选本。

之所以要“小”，除去时间方面的原因，还考虑到书价：眼下的中国，出豪华本、精装本、大部头和文集、全集，几已成为时尚。这个现象当然未可厚非，因为它既能显示一些出版社的魄力、实力，展现国家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还构成了社会稳定、文化昌明的一大景观。只不过一窝蜂这么干，便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书价普遍太贵。广大读者，特别是一般青年文学爱好者和大中学生，常常便只能望书兴叹。我们编选出版这个篇幅小、价格低，然而内容却力求精彩和经典的译丛，正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文学爱好者的需要。

为真正做到“精彩和经典”，笔者不只邀请省内外一批于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卓有建树的朋友参加工作，而且入选作品的译者多为一流。这样，相信既对得起我们所介绍的文坛大师，也对得起我们的广大读者。

为了给译丛取一个好听又有意义的名字，我和朋友们真是绞





尽脑汁，什么“播火者”，什么“新世纪”，似乎都已用滥，都不再合适。最后，还是聪明的责编朱蓉贞女士想出了郁金香这个花名，在我看不只贴切，而且不同凡响。众所周知，郁金香是一种生长在中近东、北非和欧洲的世界名花，特别是地处北欧的荷兰，更享有郁金香之国的美誉。此花一朵一朵形似欧美国家常用的高脚酒杯，色彩鲜明、艳丽，姿容华贵、高雅，有与我国的荷花相似的气质。单独一种甚至一朵郁金香就已十分耐看，林林总总地、大片大片生长在花畦中、田野上、园林间，更是蔚为壮观，令人一见尘念俱消、心旷神怡。郁金香三字刚从朱女士口中吐出来，我脑海里立刻闪现出德国著名游览地罗滕堡的一处园林，以及多年前我第一次面对一大片五色缤纷的郁金香的美好回忆……

我们希望，在包括您在内的各方面师友的关怀、帮助和支持下，我们培育的这些可爱的小花能茁壮成长，健康繁衍，最终变得来一丛一丛，一片一片，有朝一日也真正变得蔚为壮观，为我们的文学百花园增添几许生气和艳丽。

1997年8月10日 锦水河畔 四川大学



爱伦·坡幽默小说一瞥

——译本代序

曹明伦

有人批评爱伦·坡的小说缺乏幽默感^①。这或许是因为批评者对爱伦·坡的小说了解不够，或许是因为他们对幽默，尤其是对美国式幽默的理解有失偏颇。

坡一生著小说 70 篇（部）^②，但除文学批评家和大学研究生外，这些小说的绝大部分已很少有人问津。一般读者欣赏的只是由他首创的几篇推理小说（《莫格街谋杀案》、《玛丽·罗热疑案》、《金甲虫》、《被窃之信》和《你就是那人》）以及十来篇褒贬不一但却影响极大的恐怖小说（如《厄舍府的倒塌》、《红死病的假面具》、《陷坑与钟摆》、《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泄密的心》、《丽姬娅》和《黑猫》等等）。当然，普通的爱伦·坡小说选本通常也只包括上述篇目，顶多再加上《威廉·威尔逊》、《莫斯肯漩涡沉浮记》、《瓶中手稿》、《椭圆形画像》和《跳蛙》等几篇。坡作为小说家的声誉的确是建立在这 20 余个短篇上，但从内容题材上看，这 20 余篇作品显然不足以反映爱伦·坡小说的全貌。

后人对爱伦·坡的小说有不同的分类，有的将其分为“幻想小说，恐怖小说、死亡小说、复仇凶杀小说和推理小说”，有的

^① 见王誉公《埃德加·阿伦·坡》，《美国文学》1988年2期 p.30，山东大学出版社；另见 Julian Symons 的 *The Life and Works of Edgar Allan Poe*, p.208。

^② 此统计包括坡的小说残稿《灯塔》（*The Light-House*）。



将其分为“死亡传奇、旧世界传奇、道德故事、拟科学故事和推理故事”^①，有的则大致将其分为两类，即恐怖小说和推理小说^②。这些分类中均不见“幽默”二字，但通读爱伦·坡的小说，读者的确会读到不少既耐人寻味又令人捧腹的篇什，如《失去呼吸》、《钟楼魔影》、《甬甬》、《捧为名流》、《被用光的人》、《如何写布莱克伍德式文章》、《生意人》、《千万别和魔鬼赌你的脑袋》、《欺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与一具木乃伊的谈话》、《森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和《山鲁佐德的第一千零二个故事》等等。对这些篇什的归类，许多专家都避而不谈或莫衷一是，似乎他们始终都没说明作者写这些小说的意图。这些小说的确叫人忍俊不禁，可作者到底是在通过诙谐模仿对当时流行的滑稽小说进行挖苦讽刺呢，还是为了改变那种小说的风格而在进行严肃的尝试？若是前者，那讽刺者本身的模仿仍是滑稽作品；但若是后者，那这些篇什就应该被视为严肃的幽默。遗憾的是坡自己的有些说明也没说清他的创作意图，反而给它罩上了一层迷雾。如坡的良师益友约翰·P·肯尼迪在1836年致他的一封信中说道：“你有些‘怪异小说’一直被人误以为是讽刺作品，并因此受到赞赏。它们该被人误解，但你却不该，因为你的创作本意并非如此。我喜欢你的怪异风格，它具有最优秀的特征；而且我坚信你在滑稽小说方面将创造奇迹——我说的滑稽小说是指那种表面滑稽而寓意庄重的严肃悲喜剧。”^③坡在回信中没回答“滑稽”和“严肃”

① 见《爱伦·坡短篇小说集》（陈良廷、徐汝椿译）p. 362，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

②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p·801。

③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2nd Edition, Vol. 1, p. 1317~1318。



的问题，只模棱两可地说：“说到我有些小说的讽刺性，你差不多是对的，但并非完全正确。它们多半都是在半逗半讽——不过也许连我自己也一直没完全承认这就是它们的意图所在。”^① 坡真的不知道他这些小说的意图所在吗？他的确是在22岁时就领教到了写诗没法谋生，他当时从写诗转向写小说也的确是生计所迫，但正如《美国文学的周期》所指出的那样，“爱伦·坡的小说和他后期的诗歌一样紧紧遵循着他自己的艺术理论”。^② 如果说他1836年的说明还模棱两可，那他在1840年所作的声明就已经彰明较著。他在那年结集出版的《怪异故事集》序言中说：“凭着我的良心，我不能因为这些小说是仓促成篇就承认它们是任性之作。……假如我违犯了什么清规戒律，那我是故意为之。收在这本集子里的短篇小说绝大部分都是深思熟虑的有意尝试和小翼翼的苦心经营之结果。”^③ 收在《怪异故事集》中的篇什有一半都是幽默小说，如果坡的上述声明可信，那这些幽默小说也正是约翰·P. 肯尼迪说的那种“表面滑稽而寓意庄重”的严肃作品。也许正因为这点，爱伦·坡研究专家朱利安·西蒙斯才从坡的小说中截然分出了幽默小说（Tales of Humor）一类，并将其并列于他的恐怖小说（Tales of Horror）、现实和超现实小说（Tales of Reality and Super-Reality）以及推理探案小说（Tales of Detection），而《美国的文学》之作者坎利夫教授也发现了爱伦·

①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2nd Edition, Vol. I, p. 1318.

② Robert E. Spiller, The Cycl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p. 67,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 1956.

③ 见 Poe — Poetry and Tales p. 130, Literary Classics of United States Inc. New York, 1984. 另见拙译《爱伦·坡集》上卷 p.166, 三联书店1995。





坡与马克·吐温在幽默方面的共同之处。^①

幽默是美国文学的一个传统，是美国作家赢得公众认可的一条途径，是他们借用方言俚语的一种手段，也是他们处理一些难以用严肃笔调处理的文学素材的一件工具。当然，幽默有高下之分，按马克·吐温的说法，即有低级幽默和高级幽默^②。仅仅想逗人发笑的插科打诨、调谑抓哏是低级幽默，因为高级幽默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一定的要求。从内容上看，高级幽默在逗人发笑的同时应唤起人们的爱心、仁慈和正义感，引起人们对假、恶、丑现象的嘲笑和鄙视，激起人们对贫者、弱者和不幸者的同情；从形式上讲，高级幽默往往是漫不经心地娓娓道出，随心所欲地尽情发挥，机智巧妙地旁征博引，恰到好处地言过其实，它不该也不必像讲滑稽故事那样匆匆抖出包袱，然后戛然而止。就美国式的幽默而言，马克·吐温有一种解释，他认为美国式幽默的效果在于叙述方式，而英法式幽默（或曰滑稽）的效果在于故事本身^③。

如果说具有上述特点的高级幽默由马克·吐温发展并完善成了美国式的幽默，那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美国式幽默早在爱伦·坡的作品中就初见端倪。且让我们先来看几个实例：他挖苦当时一些拉帮结派的作家之“既定目标就是要废除文字，消灭书刊，并推翻由名词和代词组成的政府”（《对开本俱乐部》，1833）；他讽刺某些自以为是的哲学家“全部著作中只有一个颠

① 见 Marcus Cunliffe, *The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p. 172~174, Penguin Books Ltd. Baltimore 1967.

② 见《神秘的陌生人》（蒋一平译）p.112, 新文艺出版社, 1956.

③ Mark Twain, *How to Tell a Story*(1879), 见 *Popular Writing in America*, p. 50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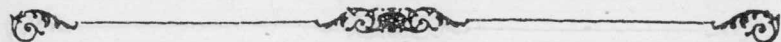


扑不破的真理……（即）人们通过打喷嚏从鼻孔排除多余的思想”（《甬甬》，1832）；他嘲笑超验主义时说：“（因为）地球的旋转是从右向左，（所以）打孩子万万不可从左向右”（《千万别和魔鬼赌你的脑袋》，1841）；他抨击自由民主政体是“乌合之众的专制，一种最令人作呕，最不能容忍的专制”（《与一具木乃伊的谈话》，1845）；他为“政治”下的定义是一幅漫画，“一个衣冠不整、有酒糟鼻的小个子绅士……左腿朝前、右臂甩后站在一个讲坛上，紧握拳头，眼望苍天，嘴巴张成一个九十度角”（同前）；他说“欺骗是这类穿衣服裤子的动物所独有的特征。乌鸦会偷窃，狐狸会哄瞒，黄鼠狼会蒙混，人会欺骗。欺骗乃人所命中注定。诗人说‘人生而悲之’，但事实上却是人生而骗之”（《欺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1843）；他还说“钱包大的人通常钱包里只有一个很小的灵魂，这是衍生于我们共和制度的一种邪恶。审美情趣的败坏是美元工业的一个部分或一种附属品”（《装饰的哲学》，1840）。也许有人难以相信这些有趣可笑且意味深长的字句真出自那个其作品“内容颓废，形象怪诞，基调消沉，脱离现实且充满悲观情绪和神秘色彩”^①的爱伦·坡之手。然而事实正是如此。19世纪前半叶的美国对爱伦·坡来说并不可爱，那是个“事事都在出毛病的世道”^②，是个“黑暗而疯狂的时期”^③，是“所有不幸的时代中最不幸的时代”^④。他痛恨商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憎恶工业文明“初级阶段”的拜金主义，对出版界中的政治活动和名人圈里的互相吹捧也充满了愤慨。也许正是为了逃避那个“黑暗而疯狂”的时代，他才醉心于解读密

① 见《外国名作家传》中册 p.242~24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② ③④ 分别见 Poe — Poetry and Tales p. 821, 855, 451。





码，推理探案，才把他那些神秘恐怖小说的背景置于莱茵河畔的都市、亚平宁半岛上的城堡、荒郊野地里的古宅以及他在《埃莱奥诺拉》、《未来之事》和《我发现了》中反复提及的那片“黑暗的海洋”；可他又不得不面对那“事事都在出毛病”的现实（包括必须挣钱养家糊口），于是他写出了这些对虚伪、欺诈和拜金主义充满了憎恨和愤怒的幽默故事，毕竟“幽默与憎恨可以兼容，幽默与愤怒也可以并存”^①，不然何为“喜怒笑骂”？

爱伦·坡的恐怖小说和推理小说的确脱离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可他的幽默小说却恰好触及了19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生活的现实。他对人类社会假、恶、丑现象的嘲讽甚至对今天的中国读者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不信你读读他的《如何写布莱克伍德式文章》，故事中那个“费城致力于文明人类正规交易茶叶青年纯文学宇宙实验文献总协会”难道不会让你想到你身边比比皆是的“超世界”、“大中心”和“王朝”、“帝都”？你还可以读读他那篇《生意人》，里边那位在街口“拥有一个漂亮的小泥坑”并拥有一条会把泥浆溅到路人鞋上的小狗的擦鞋工难道不会令你想起如今爱把碎玻璃撒在路面上“招揽生意”的补胎匠？你也不妨读读《塔尔博士和费瑟尔教授的疗法》，其中那群“怀着奏出音乐的意图而制造出无限变化之噪音”的精神病患者有可能使你联想到眼下舞台上或屏幕上那些声嘶力竭、痛苦万状的“明星”，而“那种噪音”居然“为其他所有人都带来了极大的快乐”，这一事实则有可能叫你去思考是否任何社会的初级阶段都会导致“审美情趣的败坏”。如果你再碰巧读了《欺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那你说说不定真会相信“欺骗之起源可追溯到人类的摇篮时期”，而且

^① 见 *The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p. 171~172。



“现代人已使这门科学达到了我们愚笨的祖先做梦也想不到的完善程度”，同时你也许会惊叹我们的同胞已为这门“科学”创造出了那么多“变化形式或曲折形式”，因为你不得不承认如今的行骗者的确比他们的前辈更“谨小慎微，自私自利，不屈不挠，足智多谋，胆大包天，从容不迫”，而且更“别出心裁”。

当然，爱伦·坡的幽默并非都像这样一目了然。你必须仔细推敲并前后印证方能明白他为什么老把 Kant（康德）误拼成 Cant（侃得），为什么爱默生在他笔下总是“康科得泥塘的一只蛤蟆”。他爱卖弄学问，贺拉斯、维吉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第欧根尼以及伏尔泰和培根都是他戏谑的对象。他爱炫耀才智，譬如说他会用“既崇高又不失其质朴的语言”对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提出质疑，用“既质朴又不失其崇高的语言”对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进行诘问，用穆勒的自明之理和“清楚得连穆勒先生本人也没法吹毛求疵的阐述”来证明穆勒的那些自明之理本身就自相矛盾，他还会花言巧语地让你也怀疑开普勒真是那个“可怜而无知的老人”，那老人仅仅是“猜出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爱伦·坡喜欢玩文字游戏，如《与一具木乃伊的谈话》中那具木乃伊名叫 Allamistakeo（全盘皆错—All a mistake, O!），而《山鲁佐德的第一千零二个故事》则见于一本名为 Tellmenow Isit söornot（《喻吾是与否》）——Tell me now is it so or not）的书。他还喜欢从拉丁语、希腊语、法语或德语文献中寻章摘句，而读译本的中国读者对这点尤其得小心，因为有时候连翻译家们也掌握不好这类幽默的分寸，譬如说有人把“Pestis eram vivus—moriens tua mors ero.（吾生乃汝祸——吾死亦汝亡）这句拉丁语译成了“瘟疫盛行，尸横遍野”，把“Ce grand malheur vient de ne pouvoir être seul.”（不幸皆起因于不能承受孤独）这句法语译



成了“祸不单行”，把“*Αὐερ ο φεοῶω και παλω μαχεσται*”（逃走的可以重返疆场，死去的再也不能战斗）这句希腊语译成了“会飞的他要重新战斗，但绝不会滥杀无辜”。这里顺便说两句题外话，上文提到的那些译者有时把爱伦·坡用其母语表现的幽默也译得太过头，如把“我是‘费城致力于文明人类正规交易茶叶青年纯文学宇宙实验文献总协会’的通讯秘书”这句话译成了“我是费城、规则、交换、茶、全体、年轻、美女、信件、普通的、实验的、著作目录、联合、作为、开化、人性的通讯秘书”，结果使那个“听起来像敲空朗姆酒桶一样响亮”（sounded big like an empty rum-puncheon）的协会名称听起来“很响，像一只蹩脚的空打印机”。所以笔者建议，要欣赏爱伦·坡的幽默小说，读者千万别去读某些出版社为经济效益而炮制的所谓精华本、豪华本或珍藏本，不然你也会像某些批评家一样认为爱伦·坡缺乏幽默，或认为他的幽默有时太离谱。

言归正传，爱伦·坡的幽默小说很讲究技巧，但也并非十全十美，比如说他的幽默不如马克·吐温的明快，有时候他对细节的夸张近乎于荒谬，如在《如何写布莱克伍德式文章》一文中，被巨钟分针（时间的镰刀）割下的泽诺比娅小姐的脑袋居然还能对她的身子说话，又如在《眼镜》这个故事里，高度近视而又不愿戴眼镜的辛普森先生对他太外祖母的一见钟情（一种至高无上的爱）虽说写得还算合乎情理，但老太婆为惩罚辛普森的轻浮而与他假结婚则令人觉得有点荒唐。但正如波德莱尔所说，爱伦·坡的小说“寓荒谬于才智，且完全合乎逻辑”^①。因此想全面了解爱伦·坡的读者不妨读读他的幽默小说，因为它们毕竟是出自

① 见 *The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p. 75。





一位天才之手的高雅而精湛的艺术，毕竟让生活在那个“黑暗而疯狂”之年代的美国读者发出过笑声，尽管那些笑声消逝时往往伴随着一丝苦涩。

(原载《名作欣赏》1997年4期)





目 录

森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	1
如何写布莱克伍德式文章	25
千万别和魔鬼赌你的脑袋	47
生意人	58
欺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	69
眼镜	81
塔尔博士和费瑟尔教授的疗法	108
甬 甬	128
一星期中的三个星期天	146
与一具木乃伊的谈话	154
用 X 代替 O 的时候	172
失去呼吸	180
捧为名流	194



森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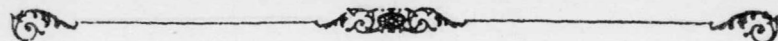
——《大笨鹅》前编辑自述

我现在正一天天上年纪，而且既然我知道莎士比亚和埃蒙斯先生^①都已作古，那说不定哪天我一命呜呼也并非没有可能。所以我想到了我最好是从文坛隐退，安享已经赢得的声誉。不过我切望通过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重要的遗赠，使我从文坛王座的退位传为千古佳话；也许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写出一篇我早年文学生涯的自述。其实，我的名字长期以来是那么经常地出现在公众眼前，以致于我现在不仅欣然承认它所到之处所引起的那种自然而然的兴趣，而且乐于满足它所激起的那种强烈的好奇心。事实上，在扶摇直上时于身后留下几座指引他人成名的路碑，这不过是功成名遂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在眼下这篇（我曾想命名为《美国文学史备忘》的）自述中，我打算详细地谈谈我文学生涯中那举足轻重但却孱弱无力、磕磕绊绊的最初几步，正是凭着这几步，我最终踏上了通向名望顶峰的康庄大道。

一个人没有必要过多地谈论自己年代久远的祖先。我父亲托马斯·鲍勃先生多年来一直处于他职业的巅峰，他是这座体面城的一名理发商。他的货栈是该地区所有重要人物常去的场所，而去得最经常的是一群编辑——一群令周围所有人都肃然起敬并顶礼膜拜的要人。至于我自己，我把他们奉若神明，并如饥似渴地

① 与爱伦·坡同时代的一名医生兼业余诗人。





吸取他们丰富的聪明才智，这种聪明才智往往是在被命名为“抹肥皂泡”的那个过程中从他们庄严的口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我第一次实实在在的灵感肯定是产生在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当时《牛虻》报那位才华横溢的编辑趁上述那个重要过程间歇之际，为我们一群悄悄围拢来的学徒高声朗诵了一首无与伦比的诗，诗的主题是歌颂“唯一真正的鲍勃油”（这种生发油因其天才的发明者我父亲而得名），因为这首诗，托马斯·鲍勃商业理发公司以帝王般的慷慨酬谢了《牛虻》报那位编辑。

正如我刚才所言，这些献给“鲍勃油”的天才诗行第一次为我注入了那种神圣的灵感。我当即就决定要成为一个伟人，并且要从当一名大诗人开始。就在当天晚上，我屈膝跪倒在我父亲跟前。

“父亲，”我说，“请饶恕我！但我有一个高于抹肥皂泡的灵魂。弃商从文是我坚定的意向。我要当一个编辑，我要当一名诗人，我要为‘鲍勃油’写出赞歌。请饶恕我并请帮助我成名！”

“我亲爱的森格姆，”父亲回答，（我受洗礼时依照一位富亲戚的姓被命名为森格姆）“我亲爱的森格姆，”他说着牵住我两只耳朵把我从地上扶起，“森格姆，我的孩子，你是名勇士，在有一个灵魂方面完全像你的父亲。你还有一个硕大的脑袋，里边肯定装了不少智慧。这一点我早就看到了，所以我曾想使你成为一名律师。不过律师这行道已经越来越不体面，而当一名政治家又无利可图。总的来说你的判断非常明智，做编辑这营生是份美差；而且如果你能同时又成为诗人，就像大多数编辑都顺便当诗人一样，那你还可以一箭双雕。为了鼓励你肇始开端，我将让你得到一间阁楼，并给你纸笔墨水、音韵词典，外加一份《牛虻》报。我料定你几乎已别无他求。”

